



暨南逸史

【修订版】

周孝中 编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老中校友大作出版紀念

宏揚中華文化
維護民族正氣

校友徐

亨



敬題

暨南大學台灣校友會前會長徐亨題詞

校史之探索為
培養，繼往開來
襟度不，法門

東題

周孝中教授

重訂暨南逸史，大著

邢濟眾敬題

癸未冬
於星洲

暨南大学新加坡校友会会长邢济众题词

百年暨南
源远流长

賀「遠史」訂再版

陈默



暨南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陈默题词

暨南逸史修订纪念

正史逸史红花绿叶 百年映辉侨校名校

丙戌年春暨南大学建阳时期校友会敬贺

会长范家震撰诗逸史主编张象泰敬书时年俩均八十四



暨南大学建阳时期校友会会长范家震与主编张象泰合题

寄意“逸史”文星烂， 暨南精神永辉煌！

——庆暨大母校百年华诞，贺《暨南逸史》增订再版

当暨南大学母校百年寿诞之喜，日期渐近，欣悉周孝中教授美著《暨南逸史》续版，我远在赣江之滨的南昌，心中深感珠江畔暨南园大喜来临前的频频脉动。欢愉之情，遍身逐进；激奋之热，周体洋溢；心驰神往，慨然拜笔；铺辞缀文，以应孝中之约，聊自赏谓，曷兴乎来贺喜庆！

我先稍叙，我与孝中之忘年交。我俩本素昧平生。盖由一九八六年母校八十周年校庆后，《暨南逸史》开始以单篇连载发表于报纸型内刊中。读之，读之，我于无为心中起爱心，越读越爱读。偶然在一文中，读到他谈写《暨南校史》的感情基础，说读高中时即受业于暨南大学上世纪三十年代毕业的朱辘、洪育才老师，心中早就萌发了暨南情的幼苗等。读见此，我眼前一亮，心跃如驹，神识顿回别已几十年的故乡鄱阳。朱辘是一九五六年前我在鄱阳中学的老同事，隔壁邻房而居，闲时漫谈，屡涉暨南旧事，从真如到建阳。这位孝中先生，想必不是在鄱阳中学便是在芝阳师范（含附设高初中）读过书。不大可能是鄱阳人，若是，我当知。那可能是余干、乐平或万年县人。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契机逢上。我利用参加暨南校友总会成立会休息时，至校办公楼拨通孝中深圳家中电话。其夫人接电话，一听，大喜！果然余干人氏也。从此两厢情感交流，于是芝阳师范、鄱阳中学、朱



幡、洪育才、汤国材、吴三省，更有孝中叔祖家相公（我与吴三省同班读鄱阳中学时的老师），最后汇总到暨南大学——暨南情缘，交织成连绵三世情的情感网络。这是我此文的开场白，补充一点“暨南逸史”中奇缘，何能不乐从衷来！

逸史，妙在“逸”字上。正史不载，散史也。免不了一鳞半爪，甚或雨丝风片，经作者妙笔生花，即成小碟精神佳肴，够人无穷品味。

暨南人，暨南情，充满了“爱国爱校”“忠信笃敬”的精神。今日，我们祖国迎来国运昌隆，走向繁荣富强，德治与和谐的社会胜境，中华民族大振兴美景，已灿然呈现在东方大地，如日中天。举世瞩目，万方颂吟！暨大母校一百年来，声教南暨，卓著世勋！今华人华侨满天下，精英如繁星。暨大母校继往开来，扩大弘扬华夏优秀传统文化，必然日新月异臻佳境。正史、逸史，百年庆，只历史长河滥觞期。放眼前程，无限欣喜！无量祝福，母校随祖国并进！无尽寄意，“逸史”随母校发展，为永恒的续集奠基基！后浪推前浪，暨南精神，万代传继！

吴可贵

2006年春节前夕

再版前言

本书曾在建校 90 周年时出了初版，但由于印数少，交书迟，未及在校庆大会上发出，只分送少量给住在宾馆和招待所的来宾和校友。此后，时有函电索书者，我甚感歉意。

幸好，近期在迎接建校 100 周年的全面规划时，校领导顾及这本小书，允为再版；又蒙资深校友徐亨先生等先后惠赐题词和鸿文，以及反馈意见要求者，均勤勉有加。为此，我对原书作了必要的修正，并续写了一些篇章；还为书中人物寻找肖像和背景图片，对读者“图文并茂”的要求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而且进行了必要的考证，钩沉磨洗，去伪存真，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例如，对暨南创办初期唱主角的学堂总理，从温秉忠到田吴炤所作的述评，为恢复这些百年历史人物在校史上的应有地位，提出我的见解。但愿愚者千虑，能有所得，以此就正于广大校友和前辈。

作为暨南园一名老园丁，也是曾治校史者，谨以此小书向暨南百年华诞献上一份薄礼！

编者

2006 年 6 月于美林海岸望琶楼

前 言

1986年出版的《暨南校史》，是历来暨南史志中比较系统、全面的版本，因而颇受欢迎。但也听到在人物方面有美中不足的反映，我是作者之一，既感有责，又深知这与体例和篇幅有很大关系。因此，只好另辟蹊径，作些补充。

商得暨大校刊同意，辟一专栏，名之为《暨南逸史》，以写暨南人物为主，包括园丁、桃李以及关心暨南的社会人士，张扬他们所发扬的爱国、爱乡、爱校的传统，拼搏、苦斗、开拓的精神；关怀侨胞、传播中华文化的嘉言懿行，并着重写华侨、华人和港澳台的人和事。当然也不忽视内地的，只是重在特色。至于有关名人逸事，也有所收集，以资校友谈助。

从1988年起，边写边登，断断续续，不觉已达近百篇（次），有些篇幅长的分次刊登，有些在香港报纸发表的，也收入这本逸史。几年来不断收到校友读者反馈的信息，获益良多。如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老教授，亲笔为拙作题写书名；学部委员谭其骧教授来函提供资料以及修改意见；上海任陆宇老学长，与我通信数年，知无不言，像王莹在暨大求学一事，就是他独家提供的珍闻，起了史海钩沉的作用；台湾红十字会会长徐亨校友来函索寄逸史剪报，并题词勉励；香港校友会张劲龙名誉会长，曾托人索取逸史全部稿子。……凡此种种，对我都是有利的鞭策。是以我退休两三年来，仍鼓余勇去涉猎史籍，继续写作，从而得到这些小小的收获。另有《暨南爱国民主运动史话》，曾在1983年的《华侨教育》杂志上发表，现也



收录于此，以补逸史之不足。

蒙学校领导和暨大出版社同志的大力支持，《暨南逸史》得以在校庆 90 周年前夕付梓。在校庆佳节，让我献上一瓣心香！

值此拙作出版之际，我要向所有曾给我支持、指教、关心的朋友，致以衷心的感谢！

编者

1996 年新春于暨南园自乐斋

目 录

寄意“逸史”文星烂，暨南精神永辉煌！

——庆暨大母校百年华诞，贺《暨南逸史》增订再版… (1)

再版前言 …………… (1)

前言 …………… (1)

创办侨校的倡议人——钱恂与董鸿祎 …………… (1)

端方为办暨南而受“查办”吗？ …………… (4)

暨南监督陈伯陶探花 …………… (6)

暨南初期唱主角的总理——从温秉忠到田吴炤 …………… (9)

暨南督学李瑞清翰林 …………… (16)

丘逢甲赠诗，见证暨南掌故 …………… (19)

杨熙昌与康有为所作校歌 …………… (21)

宋庆林（龄）赴美留学与暨南人物 …………… (24)

暨南儿女之翹楚——李光前 …………… (28)

林邦彦创办新加坡女子学堂 …………… (32)

暨南以外的暨南 …………… (35)

黄炎培与暨南的恢复 …………… (38)

张状元与首届校董 …………… (41)

孙中山关怀侨生 …………… (45)



“五四”当年的暨南侨生	(48)
教育家雷沛鸿与暨南	(51)
暨南与中国第一所商科大学	(53)
《鲁迅日记》里的暨南侨生	(55)
荐聘左派教授的文学学院院长陈钟凡	(57)
邓小平之弟邓垦与江泽民之父江上青在暨南同窗	(60)
“海上奇人”话翟翁	(64)
台湾学运中的暨南学生	(67)
1929 年暨南球赛趣事	(71)
一场有关标点的斗争——曹聚仁与林语堂	(73)
从高才生到名教授的谭其骧	(75)
许德珩、周谷城等教授在暨南	(80)
西厢·伯兮·伧夫——词语讲解的风波	(85)
月儿弯弯照真如——新月派在暨南	(87)
端方、叶公超与毛公鼎	(92)
白头伉俪，侨教楷模——林文端与管学莲	(95)
曾刻国玺、作国歌的易大厂教授	(98)
洪深与《不怕死》	(101)
从借读生到电影明星——王莹在暨大	(103)
斯诺与“一·二八”暨南撤离战区	(105)
胡汉民为暨南书联题诗	(107)
毛彦文婚恋波折及她的情愫	(110)
救亡运动的几件珍贵史料	(117)



梁灵光 71 年前的暨南情缘	(120)
父子三校友, 兄弟双国脚	(126)
名扬田坛、血染蓝天的符保卢	(130)
唐颖坡热心桑梓教育	(133)
从洪深的“未名剧社”到南方的“东方歌舞团”	(136)
暨大救亡团与蒋经国	(145)
熊熊地火抗顽敌	
——周一萍、马飞海、肖枫等谈“孤岛”的斗争 ..	(149)
血洒魔窟的抗日情侣——平祖仁与英茵	(154)
“孤岛”中的“最后一课”	(158)
郁达夫与温梓川的忘年交	(161)
郁达夫与李筱瑛的“黄昏恋”	(164)
于细微处见精神——从何炳松校长的一件逸事谈起	(167)
闽北山乡创新歌——许杰与刘天浪	(170)
为有豪情忆当年——访陈泗东等校友	(173)
吴学谦机智脱险——徐萌山畅谈学运	(175)
扭转马头显英豪的杜长庚	(178)
《围城》热中忆钱鍾书	(181)
毕生献身侨教的司徒赞	(184)
又一位史学家校长——陈序经	(188)
不忘母校、热心校史的源则俭	(192)
迎来忆往话“亨哥”	(194)
真如非“真茹”——校道命名的由来	(198)



从筹建艺术学院说开去	(201)
一个女生与两座古窑	(206)
笑逐颜开故园情——颜开臣母校之行	(208)
星洲游与暨南情	(213)
暨南爱国民主运动史话（1907—1949）	(217)



创办侨校的倡议人

——钱恂与董鸿祚

在暨南建校 85 周年庆祝典礼上，全国政协副主席、著名学者钱伟长教授出任暨大名誉校长，这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钱公，那就是创办暨南学堂的倡议人——钱恂先生。一般校史往往未提到他，提到的也语焉不详，以致他鲜为人知。为此，我在逸史中补上一笔。

钱恂，字念劬，在鸦片战争结束后 11 年，生于浙江归安（今吴兴）的书香人家。自小知书达礼，但在科举场中不很得意，乃以幕僚入仕途。当时，浙江宁绍道台薛福成录用了他，让他整理宁波天一阁藏书。他认真地阅读群书，并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从而受知于薛。1890 年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荐钱氏以直隶候补县丞的职衔在使馆工作，钱氏从而增长了国际知识和外事才干。1899 年他受任湖北留日学生监督而驻东京。1905 年他作为参赞官，随载泽等五大臣赴东西洋考察宪政，因而得与五大臣中的端方结识。1906 年他受学部特派为南洋查学委员，时已晋升为知府（亦称太守）职衔。学部还派专门司行走董鸿祚（字恂士，举人出身）陪同放洋。有趣的是，这位董先生正是钱氏的乘龙快婿，翁婿联袂赴南洋查学，成为南洋华侨教育史上的佳话。

钱、董二位于 1906 年秋天抵达爪哇。爪哇是华侨比较集中的大岛，该岛首府巴达维亚（今印尼首都雅加达）的中华会馆已于 1901 年就创办了中华学堂，开南洋华侨办学之先河。此后，



南洋各埠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办起学堂，但由于师资、教材均感不足，教学质量不能尽如人意。华侨父老乃有送子弟回国读书的愿望。钱、董有见于此，鼓励华侨子弟回国读书，允以官费待遇。他们并往各埠华侨学堂视察，初选 60 多名侨生，分批返国。钱氏除向学部申报外，复致电南京两江总督端方，请他主持办学。电云：“爪哇学生通晓官音（当时称普通话为官话）可接中学程度者约 30 人，志切归国读书，选地南京，川资日用自备，惟请官给食宿。”端方是当时比较开明的地方大员，他出过洋，接触过华侨，而且懂得朝廷“宏教泽”“系侨情”“弭隐患”的心理，故乐于接受钱氏的建议，并出面奏请朝廷，获准办学。于是，钱、董亲率第一批爪哇归国侨生 21 人，先到新加坡等候轮船东渡。当时已是 1907 年 1 月 20 日，亦即旧历丙午年十二月初七，没等过了春节就动身，可谓急切之至。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为此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归国侨生即席朗诵诗歌，以作余兴，当地中文报纸《叻报》于当年 2 月 6 日作了详细报道，可谓盛况空前。2 月底董鸿祯护送侨生返抵国门。于是，第一所培养侨生的暨南学堂得以创办起来，并在 3 月间开学上课。

暨南学堂在南京创办，当然应推端方为创办人，但首先倡议并促成创办的则应属钱恂，其功也不可没，故过去南京暨南学堂也挂钱恂的相片。暨南创办这一年，钱恂升任出使荷兰大臣，后又任出使意大利大臣至 1909 年归国。他著有《二二五五疏》，记述出使荷、意的情形。当时印尼还是荷兰殖民地，称为“荷属东印度”。钱氏使荷期间，继续关怀“荷属”华侨，恪尽厥职。民国初年，钱氏曾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鲁迅日记》1913 年 9 月 28 日记述：是日教育部部员们去国子监“祭孔”，总长汪大燮秉承袁世凯意旨，违背民国规章，要行跪拜礼，“众已哗然”，“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钱氏“从旁大声而骂”云。钱氏于 1927 年逝世。钱家人才辈出：“五四”



时期提倡新文化，曾任《新青年》编辑的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是他的介弟；当代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教授则是他的侄子。而他的女婿董鸿祎在护侨归来后，辞去学部的职务，东渡日本留学，结识了蔡元培，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受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秘书长，后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并在第四、第五两届内阁中任教育总长（代）。他曾为恢复暨南学堂，向袁世凯上过条陈，虽未获准，亦见其心系暨南。待暨南学堂恢复时，他已英年早逝，惜哉！



董鸿祎（前排左四）参加清廷举办的东西洋留学生毕业考试后之合影